

时间的指向

□杜剑

时间与空间一起构成了万物的存在和秩序。某个时空遇见的或某个莫名的瞬间都会带给我独特的真实体验,这或许就是时间带给我的“幻觉”。我试图通过这些虚幻的影像来还原时间的本质,而文字是我的另一种摄影语言,它和影像一起构建我对时间最真切记忆。

多年来,我一直探索影像和文学的关联。不同的文学体裁给人不同的阅读体验,但内核仍是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摄影也是这样。我以文字为比较对象或直接、或隐晦地探讨摄影图像的本质,或是尝试突破文字与图像的局限,探索两者之间的不可言说的中间地带。

永康是闻名遐迩的五金之都,吸引了数十万名中西部地区的务工者涌入永康。他们成为背井离乡的游子的同时,也成了他乡的人。从最初的只身外出务工,到如今的举家外迁,故乡和他乡,家中的父老,陌生之地的谋生,还有对未来的期许,身处异乡的外来务工者原本带着浓郁乡土风味的生活习俗,带着深情眷恋的思亲怀乡情结,在延续中又不断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自觉不自觉地适应并渴望着融入新的城市环境之中。他们困惑着、迷惘着,又在追求着、希冀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异乡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体验着他乡与故乡的落差。而图片就像一只手,悄悄地在现实和精神世界中放下地标,丈量着有形和无形的距离。他乡与故乡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距离,也是最深刻的落差。

他乡和故乡是我一直拍摄的主题。这组专题里比较成功的有《他们和他们的梦》和《小站故事》,在《中国民族》《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中国画报》《南方周末》刊发,并入选各大摄影展。获得中国摄影艺

术展、“观看中国”CC摄影展、浙江省纪实摄影大展等的各类奖项。

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纪实摄影作为以记录生活现实为主要诉求的摄影方式,担负着记录和保存历史的职责。除了技术层面的要求,摄影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留存最具当下意识、富于历史远见的影像见证是摄影师的担当。这些影像记录是这个时代的视觉切片,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密码,并将成为若干年后解读中国的文化标本。

他们和他们的梦。人在异乡,感受总是特别复杂。当我告诉他们,要为他们拍摄一组关于他们梦想的照片时,他们以朴素的行动表达着支持。即使是最寻常的人,也可以有一个被祝福的梦想。我只是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来记录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我试图通过他们的梦想来了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过去,和他们奔波于家乡与他乡之间对艰辛与幸福的理解,以及他们为梦想付出的努力,对孩子梦想的支撑。

我把这些孩子的梦想封存在一只只信封里,写上他们老家的详细地址。我希望有一天,他们收到这些信的时候,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到那一天,我就是他们梦想的见证人。我的梦想就是他们能梦想成真,我觉得这就是摄影的意义所在。

小站故事。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是在寒冷的冬夜,母亲抱着我从鹰潭火车站挤上一辆绿皮火车。父亲挑着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购买的紧缺食品,抱着妹妹牵着哥哥挤上更晚的绿皮火车。之后每年冬天,这样的情景都会重现。

2011年7月的《中国画报》封面作品,是我拍摄的几个贵州籍孩子在永

康站站台伸出头好奇地看着从温州方向开来的绿皮火车缓缓进站的场景。他们出生在永康,还未回过家乡,对火车和家乡都充满好奇。

从出生开始,我们便在永不止息地奔赴。我们进行着各种维度、各种意义上的抵达,这同时意味着对上一个目的地的告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自身就是一列火车。我们不断离开故乡——原始意义上的自我。而长久伫立于站台边的人,未必是要返回故乡的人,他只是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一种“路过”,离开或者回去皆是路过的一种,而这之中任何一种,都饱含着遐想性和可读性。

摄影的价值在于对现场瞬间的记录,当我们走近那些以主题叙事为单元的影像时,不禁会从心里涌出无限的感慨与共鸣。如若时代往后几十年,现在这些刻画着游子们的表情与神态、情绪与愿望的作品,将会告知着后来的人们一个社会形态的变迁。

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音乐是抵达故乡最好的方式,故乡已不再是地理属性上的标志,他们在永康江吟唱的是自己的故乡,也是别人的故乡。

“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有一个歌唱的少年……就在那一个夜晚,歌声温暖了我们”是流浪歌手韦达波原创歌曲《贵阳》里的歌词。他就是那个在天桥上唱歌的少年,现在在永康江畔弹唱着。歌声温暖了初冬的江水和城市的星空。

另一个流浪歌手何向阳有所有音乐人的特质。一头飘逸的长发,有时扎成一髻马尾,有时扎成两个小辫子,有时干脆让他肆意裸露着。他的长发是他没完没了的忧伤,被江风吹动着,仿佛就能吹走所有的忧伤。他就这样忧伤地唱着,江水和我也跟着忧伤地唱着。

绚丽多彩的夏至

□徐益丰

天上的太阳恰似烈火般炽热地倾洒着光芒,照耀着广袤的大地,田野间人们不辞辛劳地耕耘着。路旁的树木郁郁葱葱,繁茂葳蕤,蝉儿齐声高歌,它们仿若在夸耀属于自己的季节……这便是存于我脑海之中夏至的景象。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又在声声呼唤着夏天,在这渐趋浓稠且喧闹的蝉声中,塘里的新荷风姿绰约,岸边的紫薇也绽放出红紫相间的娇妍色泽。毋庸置疑,这又是时光演绎的美妙故事,这一声声蝉鸣和一朵朵花开,诗意地向我们昭示着季节的更替流转。夏天过去了一半,夏至已然来临。

“轻罗小扇扑流萤”,小时候会在夏日里捕捉萤火虫放置于玻璃瓶中,望着那一闪一闪的亮光,心中便会涌起无尽的喜悦。也会捉来知了,剪去其翅膀上的薄衣,用一根小绳拴住,看着它在地上来回爬行。男孩子们在炎热至极时,瞅准没人的时机,会脱光衣服跳进池塘,有时还能捞出一兜的菱角。

在这个炽热的季节里,蝉鸣之声此起彼伏,恰似在为夏日的盛大狂欢进行伴奏,又仿佛在娓娓讲述着夏日里那些动人或奇妙的故事。瞧那翠绿的竹子依旧带着一抹粉嫩的色泽,圆圆的荷叶也开始展露它的芬芳,红的如同燃烧的烈焰,粉的好似天边的云霞,白的宛如纯洁的雪花。它们宛如仙子般亭亭玉

立,美不胜收,每一朵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风韵与姿态。

夏天里想必多数人会去赏荷,但每年夏天,我首先想到的总是栀子花。栀子花开,嗅到香气,才算是真正步入夏天。小时候极为喜欢栀子和茉莉,白色的花朵,一大一小,香气一浓一淡,给人的感觉一深一浅。小镇上常看到小姑娘提着一篮子茉莉、栀子、白兰叫卖,就这样香遍了每一条大街小巷。

与你相识是一场偶然,邂逅于人生的转角处,转角那里,开满了栀子花,你说你喜爱栀子花,我说我也喜爱栀子花,你说你喜欢它的纯洁似雪,我说,我喜欢它的清香淡雅,是那清浅而又洁白姣好的花信年华。一个人的喜爱,甜蜜而无声,温暖恰似美玉。时光的风,把那个夏天吹得极为遥远。幸好,你的身影,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

夏至的天空湛蓝得仿若纯净的宝石,云朵洁白如同棉花糖般轻盈柔软,悠悠地飘荡着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阳光穿过云层的缝隙,宛如金丝般倾洒而下,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梦幻般的光辉。湖泊与河流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闪耀着细碎而耀眼的光芒,如同大地的眼睛,灵动且迷人。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然而夏至的火热,却难以掩盖离别的忧伤。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是各种毕

业留影和聚会。毕业季,在每个人心头浮沉着并让他们品味无尽的,是时光的韵味,夏至的韵味,成长的韵味,是未来的奔赴,是青春的散场。每个人也都在依依不舍中,将一段纯真的岁月小心翼翼地珍藏。

行走在夏至的街道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热浪滚滚涌来。尽管炙热的气息如潮水般包围着身体,令人仿若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但偶尔拂过的微风总能带来一丝慰藉。人们身着轻薄且透气的衣衫,忙碌或悠闲地穿梭于大街小巷,演绎着夏日生活那丰富多彩的画卷。孩子们在街边嬉戏玩耍,他们的笑声好似银铃般清脆悦耳,为这炎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活泼而灵动的气息。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季节里,冷饮和雪糕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它们是夏日的象征,是人们用它们来驱散炎热,享受清凉与甜蜜的象征。每一口的滋味都仿佛带着夏日独有的欢快与惬意。小店里的花朵争奇斗艳,用绚烂的色彩装点着这个热烈的季节。

这便是夏至,一个充满激情、活力、丰收和希望的季节。不管是忙碌的路人还是悠闲的行人,都在这个时节尽情演绎着生活的多彩画卷。夏至的美好恰似一首等待我们去续写、去感受、去珍惜的诗篇。

“开锅炉”

□应向红

听说过“锅炉”吗?其实,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它并不陌生。它是颇具永康特色传统五金中铸铁技术的工具。那时,芝英一带很多人到江西等地,与他人合伙“开锅炉”。村里拥有“开锅炉”这门手艺的人,能大大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很多农村姑娘找结婚对象多找“开锅炉”的。

我小姑父原先在铁路部门工作,由于他有祖传的铸铁技术,就辞去“铁饭碗”,回家“开锅炉”。“开锅炉”需要一帮人合伙,我小姑父就拉起一帮由亲戚组成的“队伍”,到江西乐安县湖泽镇汉上村开起了锅炉,办起铸造厂。

一个偶然的机,我接触了“锅炉”,体会到永康工匠走四方的不易和艰辛。那是1978年的夏天,我高考落榜,心里很郁闷。为缓解我的不快,爸爸写信给小姑父,让他带我去江西干活,体验自食其力。小姑父答应了。于是,我有了第一次出远门干活挣钱的经历。

铸造厂设在汉上村祠堂,里面隔成多个房间,并搭有厨房、厕所,能保障基本生活。最引人注目的是祠堂中间的“锅炉作坊”,这是祠堂内最大的空间,中间立着一个高高的铁炉,下面有一只鼓风机在助燃。铸造时把生铁与木炭(后来改成焦炭)投入熔铁炉熔化,再用熔化的沸铁水浇铸产品。作坊地上还堆着细砂,边上放着木箱。原来,铸造前要按订单要求做模具,再用细砂做模型,最后把沸腾的铁水浇灌到模型里。等干了挫去外面不平整的铁屑,一个产品就算完成。

我第一次参与了“开锅炉”,体验到锅炉的劳动过程。小姑父分配给我的活是与小表姐打砂箱。我学着表姐的样子先把砂铲到箱子里,再整个人站上去把砂踩严实,这样反复,一个砂箱打好后,我就气喘吁吁。以后的两三天里,我和表姐还是打砂箱,直到把砂箱排满空地。

砂箱打好后,就是浇铸了。这是开炉的关键环节。叔叔与表姐夫拉着风箱,铁炉里发出振耳欲聋的烧煮声。随后,小姑父穿着厚厚的长衣长裤,脖子上系着毛巾,娴熟地把铁炉里的沸铁水用一个长柄勺子舀出来,再浇到砂箱里。这样的工作从吃过晚饭开始,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过了一两天,铁水冷却了,我们就开始折砂箱挫铁屑。挫好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一个个圆铁球。就在我与大家一起挫铁屑时,小姑妈说我爸发来电报,说我高考分数够到上学校组织的高复班,让我第二天就返家。我当晚领到17元工资,并整理好东西跟大表姐踏上回家的路。第二年,我考上了中师,当上一名老师。

虽然,我后来的工作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这十几天的锅炉劳动体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价值和伟大。后来读到吴运铎的《劳动的开端》,我就感同身受,在江西“开锅炉”时的一幕幕场景浮现眼前……



登多景楼
吴珍之 作